

# 双清

SHUANGQING

◆精神家园

## 我家来了解放军

张人杰

1949年,我4岁。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从我家对面一里远的山上来了一路当兵的,院子里人以为是国民党兵,个个吓得要死。父亲见识较多,就对大家说:“不要怕,不要怕,那是解放军。”

解放军越来越近,我以为他们只是路过这里。然而,他们径直到了我家。父亲热情迎接,并对二叔、满叔说:“把厅屋里的东西全部搬开,把地面扫干净,把板凳擦干净,把晒席拿来摊好。”父亲又招呼我母亲去摘篮菜来。父亲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搬来土砖,在屋前坪里砌了个灶……

我在里屋伸出头,看着外面热闹繁忙的情景。我想数数我家到底来了多少人。他们戴着同样的帽子,穿着同样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,出出进进的,我一直没数清。傍晚,解放军在坪里开饭了。我看厅屋里一切整整齐齐的,枪整整齐齐斜靠着我家、满叔家一边的板壁,捆扎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整整齐齐摆放在晒席上。

第二天上午,有个解放军战士坐在坪里的春凳上,对我喊:“小鬼,我问你个事。”我有名字他不喊,他喊我小鬼,我很不乐意。但他讲要问我个事,我很高兴。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事,他是不知道的。他要我坐在他旁边,问:“小鬼,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告诉他:“我叫张小兵。”他说:“这名字起得好。”他又问:“你几岁了?”我说:“四岁了。”同时伸出四根手指给他看。他把我的手放到他的手板上,说:“你的手好小。”我说:“我爸爸的手比你的手大。”他笑了,又问:“你今后想干什么?”我说:“当解放军。”他说:“好!那就跟我去吧。”我说:“不,等我长大了,能打敌人了才去。”我问他:“你打过日本鬼子吗?”他说:“打过。”他把打日本鬼子的事给我讲了很多……

我记得解放军战士在我家住了四五天,他们每天出早操,其他时间不是开会就是操练各种射击动作。

有一天早晨我起来,没看到解放军战士了,厅屋里、坪里恢复了原样,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埋怨说:“解放军走了也不告诉我一声。”我从两岁记事起,就认识到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哭。我想哭,但我这次没有哭出来。过了几天,父亲从外面开会回来,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:“驻扎在我们家的那批解放军打了大胜仗。”他没提战场情况。我却想象战斗异常激烈,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,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去当解放军。

我7岁那年,开始读小学了。我读书认真,学习刻苦,即使生病也从不缺课。后来,我以优异成绩考上新邵二中。去那中学要爬过一座高山,我常打起赤脚,踩着“火石子路”爬到顶,然后飞奔到学校。有一年,我双脚脚后跟生了冻疮,且已经溃烂,把袜子都粘着了,母亲给我把袜子剪烂才脱下。我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,接着考上了大学。有人问过我:“你如果没考上大学,也是去挖煤吗?”我说:“不,我要去参军……”

我大学毕业后,被选拔去部队,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。当我穿上军装时,我就下决心要干出个样子来。刚进部队,我们的任务是建广州军区造纸厂。从进场开始施工起,我就有“向王杰学习,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思想,不管工作多苦多累,我都使尽全身之力去干,几乎天天我都得到表扬。

刚干几天,我就得了急性肠胃炎,泻得人瘦了,饭也不想吃,全身无力。但我做到了“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不叫苦”,坚持和战友们一样干。有次半夜,连长要我去炊事班挑饭。我空着肚子把饭挑到工地,坐在地上就倒下了。只听到连长说:“大家轻点,让他睡一觉。”当我醒来时,太阳老高了。我立即爬起来投入施工。晚上,班长要我不到工地干,去河边捡、挑石子。我知道他的意思……那年,部队搞了八一建军节联欢,我连出演了以连长和我的先进事迹为题材的花鼓戏。

经过两个多月加班加点抢建,广州军区造纸厂于当年10月1日建成投产了。随即,我们转入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。我很争气,样样都是“优秀”。年底,通信员告诉我,团部给我家里寄去了喜报。但家里几次来信都没提到喜报之事。

我离开部队后,被分到绥宁县工作。半年后,我回家,问了父亲:“驻扎在我们家的那批解放军战士,没有一个留下姓名和家庭地址?”父亲说:“没有,他们只是‘霸王’给了我一些钱。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一点。”我说:“如果有,我要去找他们的,带他们来我们家。”

我在绥宁县的十来各个岗位工作了三十多年,多次被评为先进、优秀,还多次立功。我工作忙,只回过几次老家,从没听母亲谈起喜报之事,我也没问。五年前,弟弟翻柜子,发现了喜报,告诉了我。母亲为什么不把收到喜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呢?我猜,她知道我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,肯定在部队吃了苦、立了功,才得到这么一张喜报。而母亲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,她只是默默地给我珍藏着。

今年我回家,看到了这张五十三年的喜报,已经破烂不堪,惊喜和失落一齐涌上心头。

(张人杰,曾任职于绥宁县政协)

## 暖流

肖毅彪

1990年初秋时节的一个下午,我平生第一次去位于城西樟树垅的邵阳日报社送稿。

我走进报社时,碰巧遇到一位细挑高个的编辑老师从家属区内走出。看他挺和善,我就紧跟其后上了办公楼。他转过头来,笑眯眯地问:“找谁?”我说:“送篇稿子。”“什么样的稿?拿出来给我看看。”说着,他便领我进了编辑室。他坐下来,极认真地看过我的那篇稿子,鼓励我说:“你是工厂的业余作者,写得还不错,很有工厂气息。”然后,他拿出一支铅笔,在我那稿子上画了几笔,并加了一些词语,递给我说:“你再看看。”我接过稿子,修改过的地方,显然紧凑了许多,而且添色不少。然后,他递给我一张名片,说:“你将稿子拿回去再誊抄一篇,寄给我就是。”就这样,我认识了编辑刘鹏老师。不久,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师徒》就发表在《邵阳日报》副刊上。之后,刘鹏老师还编发了我的《押车》《战友》等文学作品。其中,《战友》后还以《怕游桂林》为题发表于1995年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第4期,并获得该杂志社举办的全国征文活动一等奖,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。

那时候,我所在的湖南省汽车制造厂经济效益很好,这家大厂每个车间、科室都订了《邵阳日报》。《邵阳日报》,我每

期必读,不断从中汲取营养。那时,工厂保卫科科长是一位从部队转业的正团级干部。他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,始终秉持无私奉献的精神,不计较个人得失,全心全意为工厂服务。于是,我写了一篇通讯《工厂需要这样的好干部》。在厂报发表后,我抄录一份送至邵阳日报社。在政教部办公室,我见到了一位留着寸头、长相帅气的年轻小伙子正坐在办公桌前编稿,我就把稿子交给了他。他看了看稿子,简短地说:“你把稿子留这里吧,我们会处理的。”不久后,这篇通讯在《邵阳日报》第二版头条发出,而且标题也改得很有新意。之后,这位编辑老师又编发了一篇我写我父亲的通讯:《默默耕耘三十年——记邵阳市炭黑厂科技工作者肖源贵》。那时的《邵阳日报》虽是四开小报,但通讯员队伍遍布邵阳市各县市区。我能在二版连上两个头条,使我很受鼓舞和鞭策。事后,我才打听到这位编辑老师叫黄颂明,是刚从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。

1993年7月中旬,厂里请来了邵阳日报社政教部主任肖士尧、经济部资深记者罗础、资深摄影记者杨民贵,给职工讲授新闻课。我也有幸被工厂选派前往参加。三位老师结合自己写稿

和新闻摄影的经验,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,使我受益匪浅。当时我还在工厂的保卫部门工作,于是写了一篇关于保卫工作方面的新闻稿,交给肖士尧老师。肖士尧老师看了后说:“你这个写得不错,但要在报上作新闻发,还得好好改一改。不能写成既不是消息,又不是通讯……”在他的指点下,我做了修改后,在1993年8月3日的《邵阳日报》显著位置登了出来。稿子发表后,我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。厂领导鼓励我说:“没有白培训,多学习多写作今后会有收获。”

这以后,我经常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。对每一位编辑老师认真修改过的文章,我每次都是认真研读,并与原稿仔细对比,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。

正是因为有《邵阳日报》这些编辑老师的帮助、引导和指点,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。近30年来,我先后在全国数百种报刊上发表各类新闻及文学作品1600多篇,先后获全国各种征文奖30多个。1997年,我顺利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。我曾获得“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”,还先后获得“邵阳市十大杰出青年”“邵阳市劳动模范”“邵阳好人”等荣誉称号。此外,我还出版了《人生何处不起飞》《似水流年》两本书。

我的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,都有《邵阳日报》的一份功劳。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  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

放歌山水间

曾德辉 摄

## 乡土视野

## 老井

文贤

随着年岁增长,特别是退休赋闲之后,我对童年时候的许多人和事都逐渐模糊了起来,但老家屋后的那口井却一直让我念念不忘。

我曾好奇地探究过老井源起何时。我翻阅了省、市、县地名志,屋前的那片农田、屋侧的那条河流和屋后的那座石山都记载详细,唯独屋后的老井却没有半个文字。前些日子,我特意询问了村里的几位耄耋老人,他们都摇头,只肯定地说,这口井已经很老了,比他们要老很多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老井不仅神秘,而且神奇。老家屋后的石山海拔不高,山体不大,集雨面积很小。照常理,山腰难得有水。但大大出乎意料的是,石山向阳的半山腰的石缝里,居然有泉水潺潺流出。老井的水虽然从半山腰涌出,但水质却出奇的好,甘甜可口,冬暖夏凉。春夏汛期,每逢大雨滂沱,井水依然清澈透明,未曾变黄过。三九严寒,遭遇冰天雪地,井水总是热气腾腾,未曾冰冻过。老井的水量不大,却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,无论天旱多久,未曾枯竭过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我们生产队及旁边的区粮站、农业站和变电站共二百来号人口的唯一水源就是那口老井。一年四季,每当晨曦微露,每家每户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挑着木桶去挑水……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人们的生产生活也随之有所改变。生产队为了减轻人们早晨挑水的负担,想方设法将相邻的一家规模企业的自来水无偿地接进了每家每户。自此,老井遭到废弃,水池被填。仅余丝线般的一股水,从石缝里艰难地流出。

直到几年之后,父母在井边建起了新屋,老井才得以再次被利用。我有三个老兄,大哥、二哥早已独立门户,新屋自然就成为尚未成家的我和三哥所有。

井水滋养着我们奋发进步。我在新屋刚建时就考上了大学,成为邻近几个村第一个“新三届”大学生。新屋建成后,作为民办教师的三哥也考上了大学。我们家连出两个大学生,一时让人称羡。住进新屋后,父母辛劳操持,我们家年年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尤其是井水养出来的鱼儿,更是肥美味鲜。一家人丰衣足食,其乐融融。父母在世时,三代同堂,他们含饴弄孙,尽管非常劳累,但“累并快乐着”。

自父母走后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老井似乎疲惫不堪,水量很快变小,水位迅即下降,没多久便露出了淤泥。紧接着,老屋院内的菜土荒芜,果树凋零,鱼塘荒废。历经长久的风吹雨打,新屋变成了老屋,又慢慢变成了危房。看到这一切,伤感油然而生。

去年腊月,我和三哥回到老家着手翻修老屋。我们带着万分不舍拆除了老宅子,接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老井。我们请来泥工和挖机,将井池里的淤泥仔细清除。当挖到出水口的一刹那,井水喷涌而出,让人大为惊讶。一鼓作气,我们又对井池进行硬化,将从河里捡来的彩色卵石镶嵌在井底……我们还在离老井约三十米处凿石砌坎,扩大了昔日的鱼塘。

如今,伫立塘边,我心中思绪如潮,感慨良多。我们这一代人搭帮共产党,赶上新时代,生活像蜜一样甜美。

(文贤,曾任职于市总工会)

## 我与山水共情怀

武冈水浸坪乡乡歌

戴月归 周飞跃

◆歌词展播

悠悠青山有多可爱?  
金凤展翅白云飘,贺古岭上有风采。  
田园风光有多美好?  
富氧的山水间,富硒辣椒如云彩。  
仙鹤孵金蛋,甘露润物产,  
天鹅土鸡养你好身材。

峥嵘岁月有多期待?  
芙蓉花开学校美,科教赋能有情怀。  
山水风情有多精彩?  
振兴的新农村,养蚕产业巧安排。  
家家养花猪,户户种药材,  
一村一品走向海内外。

神奇水浸坪,天鹅飞起来,  
这里的山这里的水,灵秀有大爱。  
我与山水共情怀,  
携手同奔新时代。

## 九塘故事

——武冈荆竹镇九塘村村歌

戴月归 肖莉莉

心中有首最美的歌,  
总想唱给九塘田野和山坡。  
这里的古朴记得住乡愁,  
这里的时尚装扮新农村。  
一口屈原井,一座渔父亭,  
先贤精神激励着你我上下而求索。

心中有首难忘的歌,  
总想唱给九塘的彩霞与云朵。  
这里的恬静摸得着神奇,  
这里的怡然点亮新生活。  
跳起广场舞,唱起幸福歌,  
绿水青山书写着你的清朗与祥和。  
……

这里有回归自然的快乐。  
这里有生命最本真的传说。  
梦里只有你,九塘故事我的歌!